

点亮一盏感恩的灯

文 | 徐小燕

母爱是纯洁的、无私的，母爱如伞、母爱如山、母爱如大海。世界万物都在变只有母爱是永远，尽管母爱不需要回报，孝敬之情也难以报答养育之恩，为母亲点亮一盏感恩的灯，不仅应该也很有必要。

天下谁人无父母？天下谁人不爱母亲？母爱，爱母，是人之天性，是爱心的起点和基石，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初始源泉，无私给予不求回报大爱无疆，这种恩情唯有我们的妈妈。妈妈的爱就像璀璨的星河，照亮了我们温暖了全部生活。真的很难接受，曾经我们的天我们的墙，为我们挡风遮雨的依仗，已是到了古来稀的年龄。

妈妈的世界很小，心里装满了她的孩子们，我们的世界很大，常常忽略了她们，近来80多岁的妈妈，总是感到头晕，前两天带她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她血黏稠度太高，进行了输液治疗，她总是不让我请假陪她输液，说不需要，她一个人能“行”！妈妈的女儿现在已长大，该是孝敬和报答妈妈的时候了，现在只想用自己的一切空闲时间陪妈妈，为妈妈每天削一个苹果，为妈妈洗衣晾袜，为妈妈烧饭做菜，给妈妈买好吃的、好喝的，带妈妈旅游看世界美丽的风景。祝天下所有妈妈们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、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，日日幸福、一切都好！

我心中最伟大的人

文 | 谭勇

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当兵八年复员到太钢参加工作。一生平平淡淡，每天重复的就是上班、下班、回家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在他平淡的一生中，始终都是在兢兢业业、认真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。这一切，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，祖父在大同市广灵县务农，祖母操持家务，家中5个儿女，家境贫困而又窘迫。父亲退伍后，当了一名铸钢造型工。在当时父亲思想也是比较进步，加上能吃苦，颇得厂里领导的赏识，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时间不长，厂里又把他调到厂保卫科，工作相对轻松，但父亲总感觉空落落的，很不适应。一段时间后，又回到了车间，重新拾起了他的老本行。用他的话说，每天与机器打交道，心里踏实。

父亲秉性耿直，遇事不会绕弯。作为一名党员，又是车间里的班组长，他向来认真负责，带着十几个工人，一天到头忙忙碌碌，从我记事起，总感觉他开心的时候不多。现在明白了，大概是工作生活的压力太重，上孝敬

老人，下抚养子女！

父亲是慈爱的，小时候的我身体较弱，记忆里总是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到太钢医院。印象尤其深的是，食堂过节时的聚餐，父亲总是特意留下肉菜，用铝饭盒带回家让我和姐姐，慈爱而又开心地看着我们美美地吃掉。

干了一辈子造型的父亲，最后在尖山铁矿退休，突然的一身轻松，父亲整天愁眉苦脸，一天天没着没落的样子。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三、四年，父亲和母亲一起搬回了太原，过上了五点钟起床，六点钟走步，七点钟吃饭，打打扑克，下下象棋，日出日落盼望家人团聚、儿女绕膝的老年生活。

每当心情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我总是想起父母年轻时的样子。父亲是一名党员，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。但他又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。他一生辛劳，半生奉献于企业，所作的贡献可能微乎其微，但却是尽其所能的。他和母亲靠微薄的薪水，养大了我和姐姐，在我们心目中，他们始终是这世上最伟大的人。



芬芳

王振华 摄



油菜花原野

徐光明 摄

陪女儿放风筝

文 | 王晋峰

周末，女儿要我和她妈妈陪她一起放风筝，孩子这个小小的要求，我们当然欣然应允，只见女儿乐得一蹦三尺高，嘴里还喊着：(^o^)/哦耶！

那天上午天公不作美，阴沉沉的，最高温度只有七摄氏度，还有点寒气袭人。等到九点钟，天气不太冷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三口才驱车出发。不到十分钟，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——家福佳超市广场上面。

“妈妈，你看！”还没下车，女儿已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了。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，还真是有早来人呢！广场西侧已有三只风筝在空中摇曳：一只“小蝴蝶”、一架“飞机”、一个形象逼真的“美人鱼”，也迫不及待地让我放。那天是东风，女儿有了放风筝的经验了，告诉我拿着风筝向东跑，可我是第一次放风筝，根本就不知道迎风而上，风筝在手里等于直接栽在了地上。

看着我对放风筝一窍不通，女儿又下命令道：“还是让妈妈放吧，爸爸你放线！”我拿起手中的“美人鱼”，正面朝

下，迎着东风跑了几步，然后抖线，女儿指挥着爸爸放线，风筝就很听话地飞了起来，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就是飞不高，我手里的线放放紧紧，不大一会儿，它居然慢慢地落在了地上，一位好心的大哥给我们解开了谜团：“今天是东北风，你们只向东跑不行，要向东北方向跑！”哦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：怪不得，还是没有把握好风向！这次应该没问题了吧，我举着风筝迎着东北风向东北方向跑，刚好顺着西面的台阶上去，人登高了，风筝也飞高了，直到来到广场中央，我手里的线也放完了，放眼望去，数我们的美人鱼飞得最高。此时的女儿，高兴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。

正当我们一家三口陶醉于我们放飞成功的时候，真是“乐极生悲”，我手中的线断了，眼看着美人鱼就要“自由”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还好，她

妈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一个就地跳高抓住了美人鱼的“断”线，又把它牢牢接好，还真没想到：“如来佛”的手心这么容易逃脱！女儿看到让爸爸干什么都不让人放心，干脆自己亲自拽着风筝线。我们家的美人鱼真是无与伦比，在广袤的天空中，摆动着美丽的尾巴，快活地摇来摇去，好不自在。

不知何时，太阳也从云缝里露出了久违的笑脸，更不知何时，广场上空的风筝多得像赶集似的都聚拢过来了，参加这美丽的盛会：“飞机”在空中盘旋、“蝴蝶”在迎风飞舞、“苍鹰”在展翅翱翔、“金鱼”在摇头摆尾……空中的风筝各式各样，各具情态，一根根银色的弧线若隐若现，在空中密密地斜织着，孩子们放着风筝，说着、笑着、跑着、跳着，个个眉飞色舞，笑逐颜开。“一花独放不是春，百花盛开春满园。”广场的上空成了风筝的海洋……

看着广场上五彩缤纷的风筝，而且越飞越高，我自己感到特别轻松。这个周末过得很开心。

卖大米

文 | 康玉梅

每一个家庭都有淳朴的家风和家规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品德，在我原生家庭的家规中，最难忘的便是“卖大米”。

记得哥哥刚步入18岁，父亲便把当时唯一的自行车让位，车把上架着一杆秤，后座扎好提前称好的米袋，母亲给哥哥带一天的干粮。当时的父亲板着脸、瞪着眼，大声训斥着：“你是家里的老大，要做好表率，起个好头。50斤大米按我给你定好的价位，都得卖完，钱一分也不能少。你们也一样，到了你哥这个岁数，也是这做法。”看着哥哥远去的背影，我们兄妹三人内心慌张、零乱，抱怨着父亲的无情。

天快黑了，刮起大风，雨马上要下。我们兄妹三人担心哥哥的安全，跑出长长的胡同，在村口焦急地等待。终于看见哥哥推车的身影。“怎不骑车回呢？”母亲不知何时站在我们的身后，她的发问着实吓了我们

一跳。“唉！卖完米就不早了，一心想着往家赶，蹬车太猛，上大坡时链子给断了。”我们跑到哥哥身边，接过了自行车。只见他两手油污、头发炸起像鸡窝，干裂的嘴唇渗出了血。即便这样，也没堵住他的话匣子：“一上午推着重重的车等人买米，一粒也没卖出去，下午继续走村串巷，通过大声‘吆喝’，引来不少人，米才陆陆续续卖完。”“啊！还得吆喝？那多尴尬！”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发问，吃惊得瞪圆了眼。“这次卖米的秘诀就是：畏缩、胆小或不好意思完全办不成事！”话语中我们听出了哥哥的自信和自豪。母亲拿着空米袋子，不太相信哥哥的话：“你还真不难为情？敢

吆喝？”“卖大米啦！溇沱河畔的好大米，有需要的话快来买哟！”哥哥有些沙哑的高八度、加上滑稽、搞笑的长音，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哥哥的咋咋呼呼，让我们兄妹三人都紧张起来了，于是个个抓耳挠腮、小声嘟囔着“卖大米”，边走边开始了练习。突然，“卖大米啦！雨来啦，卖完大米快回家啦！”一个干脆、清晰、嘹亮的声音从胡同深处传过来，那是父亲的声音。雨真的下起来了，许是对父亲无情的反叛，我们都没有急着回家，争先恐后在胡同这边大声向父亲宣泄起来：“卖大米啦！卖大米啦！”伴着雨我们的胆肥了、底气和力气也足了，叫卖声越来越大，一时间，整个胡同被卖大米声环绕起来。

雨冲刷着我们一个个委屈泪流的脸，也激发着我们的斗志与勇气。母亲呢，依然陪着我们淋雨、笑着流泪。